

我多打粮不由天

□晚报记者 郭坤 文/图

6月8日上午,舒庄乡杜店村,60岁的杜振来正在技术员杜中利的指导下,在自家地里播种玉米(图一),脚下是脆生生的麦茬,远处是欢跑的收割机。

自带粉碎机的联合收割机很快就让杜振来家的麦粒归了仓,麦秸还了田。于是,他家的夏种紧接着就开始了。

种是良种,料是好料,播种机连料带种在地里“突突”几个来回,杜振来家的夏种相信很快也会结束。

夏种后的灌溉是头等大事,但杜振来一点儿也不担心,他知道,地头机井里的水可以很快通过灌溉设施让玉米种喝个够。

杜振来家,不仅仅是他家,整个舒庄乡高标准粮田的麦收与夏种就是这么简单高效,简单高效到根本就没有给老天“要脸子”的机会。



图一

1

以前麦收靠干。现在麦收靠啥?靠看!

这不,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杜国良就站在地边,看着联合收割机在自家麦田里“大显身手”。

“8亩地的玉米种已经播下去了,昨天已经浇了3亩,今天这几亩麦子收完我准备种大豆。”再也不需要在麦收中耗费大量精力的杜国良把麦收和夏种“一锅儿烩了”。

这要是放在农业的非机械化时代,这样的效率是想都不敢想的。“那个时候,谁家不是看着老天的脸色抢收小麦,不把小麦颗粒归仓,谁家有精力、有

心思搞夏种?”今年64岁的杜国良回忆起曾经的麦收、夏种时说,豫东平原“抢麦”、“抢种”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,“夏种影响秋收,抢收完小麦,就得抢着夏种,都是在跟老天抢时间啊”。

在杜国良的记忆中,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农民打粮一直都是“望天收”,“费尽心思与天斗、与地斗也不一定能保收”,种了几十年粮食,杜国良斗过风、斗过早、斗过涝,斗得精疲力尽收效也甚微,“有时候辛苦种下的粮食,就那么轻易地被老天毁了,你哭都没地方哭”。

对于农民来说,昔日“望天收”,是痛苦的;告别“望天收”,是幸福的。

现在,杜国良告别“望天收”已经很多年了。

“就拿今年来说,风比较大,这要搁在以前,小麦会成片成片倒伏,减产也是肯定的。”杜国良说,“现在呢,倒伏的小麦面积很小,基本可以忽略不计,因为现在的麦种抗倒伏性都不错。还有就是,对倒伏的小麦,收割机只要稍微调整一下,该咋收还能咋收。”

“去年秋,我们这遭遇大旱,要是搁在以前,肯定是绝收。”杜国良又说,“实际情况是我们反而增产了,为啥?因为我们这儿灌溉设施齐全,灌溉及时充分,地至少浇两遍,有的地浇4遍。”

“很多人都说我们这儿的土地是高标准粮田,说实话,具体是啥高标准我真不知道。”质朴的杜国良坦言。

不过他知道,粮食产量确实上去了,“去年我一亩小麦打了1400多斤,种了几十年小麦,第一次亩产这么多”;

他知道,以前种地凭经验,“现在种地讲科学,经常有农业专家下来指导,我自己都快成专家了”;

他知道,以前麦收、夏种脱层皮,“现在付出的精力少得多了”;

他还知道,以前遇到旱、涝都犯愁,“现在我家的地是旱能浇涝能排,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了”。

2

6月8日,位于舒庄乡的商水县发达高产种植合作社里,前来送小麦的拖拉机、三轮车一辆接着一辆(图二)。看着院子里逐渐堆高的黄澄澄的新小麦,合作社掌门人杜卫远一脸丰收的喜悦。

托管为主、流转为辅,种植着一万六千多亩土地的杜卫远是舒庄乡有名的种粮大户。2009年创办农业合作社的他,没过几年就赶上了舒庄乡大力创建高标准粮田的政策春风,流转托管的土地面积是逐年增加,合作社的规模也是逐年扩大。

对于高标准粮田的高标准,杜卫远现在是想忘都忘不掉:“田地平整肥沃、灌排设施完善、农机装备齐全、技术集成到位、优质高产高效、绿色生态安全。”

“高标准粮田的创建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抗灾减灾能力。”这位从高标准粮田创建中受益匪浅的“农场主”坦言:“硬件上,有沟渠有机井,且实现电力化,旱能浇涝能排;软件上,有农业专家随时来免费传授抗病、抗虫、抗灾技术,它让土地不再‘望天收’,它让土地的含金量大大提高,也让我们这些人对流转托管土地始终充满信心。”

“如果农民打粮还是‘望天收’,我也不敢流转托管一万多亩地种粮食啊。”杜卫远笑着说。

没有好土难养好花,没有好地难种好粮。不管是“农场主”杜卫远,还是普通农民杜国良、杜振来,他们都期待着能有块好地。

他们家乡连片的高标准粮田肯定都是好地,但并不是说这里的土地比其他地方要肥沃得多——我相信,经过几代周口农民辛勤耕耘并用汗水浇灌的三川黄土地都是肥沃的——灌排设施的完善、农机装备的齐全、技术集成的到位,为这里的土地锦上添花,让这里的土地优质高产高效,打出的粮食绿色生态安全。

昔日的“望天收”变成了“高标准”,周口广袤的黄土地上盖起了越来越大的“充盈粮仓”,而且是永久性的。



图二